

中國文联出版社

王正湘 著

寄竹山君



I267
171

031843

王正湘 著

奇竹山君

中国文联出版社

君山竹奇

王正湘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695册

ISBN 7-5059-0027-7/I·15

书号：10355·1027 定价：1.00元

序

碧 野

我爱“王夫子”。一九八四年夏天，王正湘同志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拄竹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参加《武陵笔会》的作家们登湘西天子山，山路曲折、陡斜、崎岖，他爬越高山比别人加倍艰辛。他的顽强精神深深感动了我。

我们的文学事业就象爬越高山，要登危岭险峰一览群山绮丽的风光，就要付出大量的汗珠。王正湘同志对文学事业就象爬山一样，一步一个脚印，一寸一个艰辛。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文如其人”，这是对人品和文品两全其美的赞誉。从王正湘同志身上，我们看到文品与人品的和谐统一。

读散文集《君山竹奇》，深深感到王正湘同志有一颗美丽的心。读《君山竹奇》，有如面对故人，促膝而谈，敞开心扉，亲切自然，胸中升起一股暖流，产生一种幸福感。

《君山竹奇》象涓涓泉流，清澈明亮，掬一勺而饮，可以清心。

血脉相通，笔尖连心。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他写下的一字一句都是凝结着鲜红的心血的。王正湘同志正是如此。首先，他以昂扬的笔调写下了《交通小姐妹》，以先烈们的

革命气节，给我们以优良的传统教育。这在忽视传统、漠视历史的今天，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同时，王正湘同志以满腔热情歌颂创业的人们。《印刷厂纪事》为一个标点的正误而显示老工人的高度责任感，《蓝玉》写一个善良姑娘对鹿群的深情爱护，以及写“菊人”培育珍品彩花的刻苦钻研精神，都给我们以生活的启迪。你能够象印刷厂老工人那么认真负责吗？你能够象养鹿姑娘那么善良和心灵美好吗？你能够象“菊人”那么不怕艰难地钻研不息吗？

给人以生活的美感的是《木石情》、《岳阳楼随想》、《君山竹奇》诸篇。这些篇章不仅描写风物常新，而更引人深思的是，它们饱含哲理，给人以高尚的情操和精神的升华。一篇佳作，往往以一句哲理名言震撼人心，象敲击的火石一样，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点燃起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探索与追求。

令人喜爱的是，集子里有一组文章写到作家群，如《壮心不已》中的端木蕻良，《为了祖国的花朵》中的袁静，以及《访菡子》等等。这一组反映作家生活与工作的文章，各具特色，端木的勤奋——智慧的火花在连续照亮他的创作道路，袁静的童心——用鲜红的心血灌溉祖国的花朵；菡子的艰苦深入生活——冒着炎暑，在山村的崎岖小道上蹒跚。在王正湘同志笔下，作家们的风貌，跃然纸面。端木蕻良、袁静、菡子，都是作家群中的好榜样。王正湘同志公正地给我们树立了中国文坛标兵。这一组文章写出了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珍贵友谊，而同时，也写出了作家如何对待生活和他们为文学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是一组很有意义的文章。我认为，

作为一个编辑，在他工作有利的条件下，可以遍访作家，另写成一本书，别开生面，既可以介绍作家们的生活与创作，给文学宝库保留可贵的资料，鼓励后来者，又可以使编辑与作家结成知心朋友，相互促进，有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

王正湘同志还在生活和工作中发掘另一个极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这就是编辑与读者之间真诚的友谊。《信》中所写，信之与编辑，是一种充满相互信任和倾注感情的心声。那一封封从天南地北寄来的信，有焕发青春光彩的，有天真活泼的，有和蔼可亲的。这只有一个热爱事业的编辑才能体会到的。这种编辑与读者之间的感情交流，是十分可贵和应该珍惜的。我认为，除了出版作家访问记的集子以外，也应该编选读者的来信，另成文集，成为文坛熠熠放光的双璧。

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王正湘同志不仅把一本本编好的书象捧珠子似的双手捧给了读者，而且还亲自动笔写作，为文坛增光添彩。不论晨与昏，不论白昼与灯下，王正湘同志在繁重的编务中，仍孜孜不倦地写作，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非凡的毅力，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如果没有一颗慧心，王正湘同志是不可能写出《君山竹奇》这样优美的散文集来的。

珍珠连串，我们衷心祝愿王正湘同志编辑出更多更好的书本献给读者；花香果甜，我们衷心祝愿王正湘同志在文学创作上获得更大的丰收。

一九八五年夏于武汉

目 录

序.....碧 野

君山竹奇.....(1)

天心阁遐想.....(4)

南岳观日散记.....(8)

岳阳楼随想.....(12)

君山茶.....(17)

城陵矶抒怀.....(20)

木石情.....(24)

金鞭溪漫游.....(29)

绿海，有一串璀璨的明珠.....(32)

攀登天子山.....(37)

芙蓉楼一瞥.....(40)

凤凰山情思.....(45)

崀山行.....(48)

云门寺小记.....(52)

蓝 玉.....(55)

捉麝子.....(59)

鸽 市.....(65)

印刷厂纪事.....	(69)
信.....	(73)
“菊人”的欢乐.....	(76)
拄拐杖的人.....	(80)
交通小姐妹.....	(85)
壮心不已.....	(95)
为了祖国的花朵.....	(100)
访菡子	(104)
他与青春结伴	(109)
夫妻岩畔忆深情	(114)
蝴蝶、云雾	(119)
故乡的梦，高原的梦	(122)
他是一片绿叶	(127)
须教自我胸中出	(132)
时代的镜子	(135)
散文的诗意美	(138)
溶情景与诗意于一炉	(140)
开掘深一些	(143)
讴歌新人	(146)
读《端木蕻良小说选》	(149)
祖国江山是多么的美好	(152)
娜吉的命运	(156)
附录：熔雅俗于一炉	(158)

君山竹奇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君山，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中的一个绿色小岛。它景色秀丽，闻名遐迩。古往今来，在它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知留过多少游人的足迹；不知使多少诗人为它而倾倒，用精心锤炼的词语，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当你一踏上君山的土地，就会惊异地发现：这里到处都有葱茏的茶树，浓荫蔽日的嘉木，绿森森的竹林。一个“绿”字象流泉一样融入心底。

你当然会醉心于游览二妃墓、柳毅井、朗吟亭、杨么寨等名胜古迹，倾听着向导绘声绘影地讲述有关的神话传说；你也会在君山茶园里流连，品尝素负盛名的君山银针；然而，当你听到向导介绍：“七十二峰，峰峰都有竹子。这儿的竹子不仅品种多，也很奇特，耐人寻味。”你的精神当会为之一振！

当你在绿荫深处的小道上穿行，经过龙涎井、轩辕台、酒香山，到了斑竹岭。岭上翠竹成林，一竿竿青翠欲滴。一阵风儿拂动竹叶，“沙沙沙”，十分凉爽。那竹竿上紫色的斑点格外醒目，好象先人们洒下的泪痕所凝成。

不是吗？请读唐人高骈的这首诗：

舜帝南巡去不还，
二妃幽怨水云间。
当时垂泪知多少，
直至而今竹尚斑。

据《博物志》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泪挥竹，竹尽斑。”传说就是斑竹的由来。这个传说经过许多人的口头加工，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特别是在岳阳一带，几乎是家喻户晓。

历代诗人吟咏君山斑竹的不乏其人，且多佳作。唐代诗人李贺《湘妃》中有句云：“筠竹千年长不死，长伴秦娥盖湘水。”明代作家李梦阳《湘妃怨》中有句云：“不知篁竹苦，谁见泪斑深。”都是直接描写了斑竹和湘妃的神秘关系，缠绵悱恻，撼魄动人。唐代诗人杜牧有《斑竹简簟》：“血染斑斑成锦纹，昔年遗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将身卧泪痕！”宋代诗人梅尧臣《湘竹》中有句云：“欲识舜娥悲，无穷似湘水。”对斑竹的泪痕作了极力的渲染，更加哀婉动人。清初诗人施闰章《见斑竹》则引申开去：“游人自洒离愁泪，不是当年旧泪斑。”寓意颇为深远。

此刻，当你凝视着斑竹，默诵着历代有关斑竹的诗句，怎能不自然而然地沉入优美的神话和诗的意境之中？

君山竹奇，不止于斑竹。当你离开斑竹岭，来到另几处竹林里，那些翠竹或一丛丛，或一排排，叶上象浇了一层绿油似的。竹竿不甚高大，细看那竹竿、竹节，却是多姿多彩，令人惊叹。那竹竿扭曲宛若游龙的是龙竹；那竹竿上有

清晰的纹络，象趴着乌龟似的是龟甲竹；那竹竿下面竹节突出，如罗汉状的是罗汉竹；那两根或三四根绞缠在一起的是连理竹；那竹竿方正棱角分明的是方竹；还有那竹心象五片花瓣的梅花竹；质地坚实的实心竹……据说都有悠久的历史了。

赏竹，真是别有一番佳趣！对着那些绿影婆娑、婀娜多姿的翠竹，你会情不自禁地啧啧赞叹！难怪那些多情的游客们，有的掏出画笔，在画板上写起生来；有的打开照相机，“咔嚓”把它们摄入镜头；有的则俯首凝眸，浮想联翩。斜阳清辉，天色已晚，大家仍徘徊流连，久久不愿离去。

君山奇竹啊，吟诵它的名诗佳句，千年不绝，实在是当之无愧的呢。它象千万株葱茏的茶树一样，给君山披上了绿色的盛装；它四季常绿，给碧波万顷的洞庭湖又镶嵌上一颗绿宝石；它们象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一般，给祖国锦绣江山的一角染上了一层新奇的色彩，增添了浓郁的诗情画意。寒来暑往，它们却总是搏风击雨，傲霜斗雪，昂然挺立。它们的高风亮节，激发了历代多少仁人志士的情怀。在为中华民族励志振兴的奋斗中，君山奇竹也在做着自己无声的贡献！

谁能够说它仅仅是普通的观赏植物？谁又能够说，它是“无心”的呆立者？不，它具有顽强而长久的生命力！它是不衰的象征！

一九八一年八月

天心阁遐想

听说天心阁重修后开放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前往游览。

天心阁座落在长沙市中心区东南角的古城墙上，是全城地势最高处，城墙高耸，阁身挺峭，显得十分雄伟。“城南耸高阁，直与丹青齐。”这是天心阁的生动写照。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多次登临过天心阁，以后来到省城工作，每逢假日，总是常去。因为鸠工重建，近两年来没有去了。这次旧地重游，我自然是兴致勃勃的。

走进天心公园的大门，树木参天，绿荫如盖。群芳竞艳，清香四溢。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洒下一路欢歌笑语。有的人坐在石桌前下棋、看书，有的人在草地上打拳、舞剑。更多的人是去登天心阁。

天心阁掩映在绿树丛中，在金色阳光的映照下，光彩夺目。经过重修比起以前更为雄伟壮观。主阁三层巍峨，南北两座二层护阁拱卫，三点在一弧线上。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配以石雕栏杆，麻石地面。碧瓦飞檐，朱栏画栋，显得古色古香。阁内外栏杆上石雕狮、马、龙、梅、竹等形象，栩栩如生。墙上和柱上挂着当代名人的书画，或描绘景物，

或抒写情怀，吸引游人瞩目。

我在三楼凭栏远眺。麓山负翠，湘江如带，鳞次栉比的高楼，密如蛛网的街道，耸入云霄的烟囱，尽收眼底。近前车水马龙，市声喧闹，一片繁荣景象。许多游人乐滋滋地向同伴指点着：“那是我们湖南大学啦！”“那是我们新起的百货大楼啦！”“那是我们的工人新村啦！”……此情此景，正如著名作家叶圣陶为天心阁书写的门联所描绘的：

“天高地迥，心旷神怡。”

抚今思昔，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己。

有人说，天心阁是一位苍颜鹤发的老人，信然！

天心阁建于何时，不见有史料记载，无法断定。清代乾隆年间《长沙府志》提到它，并出现了登临天心阁的题咏。乾隆四十二年，阁重修，李汪度撰有《重修天心阁记》。以后多次加修。

我仿佛耳际有炮声震响，眼前有硝烟弥漫。一八五二年，西王萧朝贵率领太平军进入长沙时，由此攻城，清军在此设立九座炮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萧朝贵壮烈牺牲。现在城墙上还留下一些炮眼，阁里还保存着几座大炮。

我眼前仿佛有黯淡的煤油灯光在晃动，薄薄的烟雾随着晚风飘散。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员陈家鼎等人被孙中山、黄兴派遣，从日本回到湖南，组织同盟会分会机关。机关办事处就设在天心阁内。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

我仿佛眼前出现头戴红五星军帽荷枪实弹的队伍，耳际有洪亮的声音回荡。一九三〇年七月，彭德怀率领红军攻入长沙。他在天心阁给部队作过鼓舞人心的报告。

我仿佛眼前出现火光烛天，烈烟腾空，许多市民葬身火

海的惨景，耳际有妇女、儿童撕裂人心的啼号声。一九三八年的一天深夜，丧心病狂的反动派指使军警在长沙市区纵火，许多地方成了焦土。天心阁楼阁尽毁，留下一片瓦砾。

我眼前红旗招展，秧歌锣鼓一片欢腾。难忘的一九四九年八月长沙和平解放。天心阁也就回到了人民手中。不久以后，人民政府把它辟为天心公园，修葺一新。从此古老的天心阁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啊，天心阁，你饱经沧桑，你是历史功过和时代变迁的见证人！

人群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捋了捋银髯，感慨地说：“在这儿最古老的莫过于古城墙了！”经他一说，许多人一齐俯视脚下的城墙。我从沉思中醒悟过来，也俯视着，但只能看到墙垛，看不到城墙的全身呢。

我与这道城墙早就是“忘年交”了。从前每次登临天心阁，我总要细细打量着它，甚至用手抚摩着它。每次打城南路经过，我总要停住脚步，久久张望它一番。刚才因为急于要登临重修的天心阁观光，来不及拜访它哩。

我连忙走下楼去，来到古城墙跟前。一些游人正在观赏它，用手比划着。

城墙高三十多米，基脚为巨石垒成，墙身为青砖所砌。在阳光照射下，它银灰色的身躯闪着耀眼的光。

我凝视着它，又一次抚摩着它。它的经历引起我的思索，激起我的遐想。

如果说，天心阁是一位老人的话，那末古城墙的年纪比它不知要大多少倍呢，应该说，古城墙是这儿饱经风霜精神矍铄的头号长者啦！

传说，长沙最早的城垣是西汉长沙王吴芮所筑。有人说，天心阁的这道古城墙可能就是那时的产物。如果真是这样，这道城墙就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战火的多次冲击，它仍巍然屹立在古城的土地上。遥远的古代不说，就说近百年来吧！在一八五二年太平军与清军的激烈炮战中，它经受磨炼，雄姿不减。一九二〇年，军阀政府下令拆毁长沙所有的老城墙，在市民的强烈反对下，这道古城墙保留下来了，它成了长沙市区唯一的古城墙。一九三八年的长沙大火，这道城墙在烟熏火燎中安然无恙。直到今天，它仍以挺拔的雄姿背负高阁，供人瞻仰。

啊，古城墙，你岂止是一道用砖石砌成的城墙呢？你是一道铁壁铜墙。

我想，古城墙为什么能经历千百年而仍巍然屹立着呢？固然与修筑得坚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历代人民群众保护着它，捍卫着它啊！

于是，我由古城墙联想到我们古老的民族，不是么？伟大的中华民族，经历过多少忧患和磨难，但它坚韧不拔，老而弥坚，永远屹立世界的东方！

南岳观日散记

汽车在迂回的盘山道上向着祝融峰缓缓行进。

盛夏，我们来到南岳学习，住在磨镜台招待所。

只有两天就要离开南岳了。大家都觉得到南岳不去祝融峰看日出，未免太遗憾了。于是决定今天傍晚出发，在上封寺睡一晚，明晨去看日出。

呼呼的山风拂动着我们的头发和衣裳，暑气尽消。放眼四望，重峦叠嶂，处在迷蒙的云雾中，层次分明，随着汽车的行进，角度不断变幻，千姿百态，令人目不暇接。我打心眼里叹服大自然这位神奇的丹青妙手，为我们的江山涂抹了多少瑰丽壮观的图画！我由此想到望日台观日出，“一声闻天鸡，红日跃海门。”（明·湛若水《祝融峰》）那色彩，那线条，那气势，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啊！

夜幕渐渐降临了，我们到达上封寺，在招待所住下来。雾气越来越浓，四周已是模糊一片了。

招待所住满了游客。有一些小青年坐在过道里，天南地北地闲聊着，有时哼着什么歌儿。他们是晚到了一会，招待所已经客满，无法安排了。有个小伙子笑嘻嘻地说：“我们没有床位也好，免得睡熟了，错过看日出的时间呢。”

不一会，屋顶上沙沙地响，突然下起雨来了。我心里凉了半截，说：“这雨下多久？也许明天早晨日出看不成了！”

同行的小龚也扫兴了：“真不凑巧！”

“好雨！好雨！”一位胖胖的同志拍着手说，“听别人说，晚上下了雨，早晨天朗气清，才能看到日出呢。”

我不禁高兴起来。

闲聊一会，我们怀着美好的希望入睡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惊醒，我亮开手电看了看表，还只两点多钟。窗外，黑糊糊的，地坪里有人在讲话，手电的白色的光柱不时地闪烁着。

睡在邻床的小龚，甜甜地打着鼾。不一会，他嘟囔着什么，接着喊道：“看，太阳出来了！”他正在做着看日出的甜梦呢。

我再也睡不着了，想象着清晨日出的壮丽情景，默念着清人郭嵩焘《祝融峰观日出》中的诗句：“须臾明霞围万丈，烛天照地何熊熊。赤丸跳落起复落，光焰激射成长虹。……”

三点钟，我和小龚等几个同伴动身去观日台。我们亮着手电，沿着一条小路慢慢前进。山风呼啸，尽管我们穿着长袖外衣和长裤，仍感到有点寒意。

我们来到观日台，借着淡黄的电灯光，只见台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呢。人们有的拉着小孩，有的背着照相机，有的挟着画夹。最惹人注目的是有的人为了御寒裹着一床毛毯或床单，看上去有几分滑稽的味儿。

我凝望着东方的天上，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时间